

論著

財用

財用論

若閣先生

民間財用不足亦緣不立制度情喻後輩之所致富者既得而
 為之貧者又從而致慕一衣之直一針之費有可以充累月之
 用者則其何者不之民何由不貧有場工未畢而家無擔石者
 一有不幸安得不至流土古者以民無常心故制民之產使仰
 事俯畜皆不失所食自公卿達于庶人宮室服御飲食車馬
 之類依品秩高下細立制度庶人制度乞先自宮室計口以
 定間掾衣止用布帛給布疋子夫得乘馬上衣用白不得裘帽婦
 人不得珠玉首飾不得用珠金衣服不得組綉器用不得用
 銀始禮不得用樂送喪不得用綵輦不得設道祭會葬親賓不
 得飲酒破服昏禮幣不得過五匹以此之類細立禁約城郭

以坊鄉付以社使之相察犯者立罰不伏者送官量行決罰如此則民心必定財用可足

生財

金華先生

臣聞匹夫之財藏之於家而天子之財藏之於天下然為天下而取之則必為天下而用之天子不可以已取而已用也顧可徇臣下之私謀而任其妄索之耶今匹夫運一金之資則必覩十金之息若索其一而收亦如之已為下策况徒有方金之費而無一金之償乎是則匹夫不終朝而破竭天子不十年而殫弊矣自兵禍作其取之於天下者莫知紀極名為雪天耻莫大難為天下而用之然而能復尋常之計成尺寸之功者誰哉豈嘗有方金之費而無一金之償也又何快於殫弊而不振哉財之在天下譬之救粟吾既芟雜而取之必置藩籬以生之然後愈取而愈有奈何唯知取之而不知所以生之雖周公無以善其後且所謂生之者非欲陰設峻法以盡民利求財而益之也

將願開其寬裕之路愛惜節檢俾布於天下者生生而不窮耳如此則天下者陛下之無盡藏也凡一有為必詔曰下先計其所費而後責其所償以之而行賞罰為無乎不貪已之近功而耗吾之實力也如果能濟天下之大事而建天下之大業則竭天下之所有幸以奉之吾亦何靳昔漢高帝捐黃金四万斤畀陳平問楚而卒能制范增之死命用財如高帝乃為得矣方高帝微時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已定天下置酒未央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嘗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与仲多以此言之苟不如高帝之所就則仲之治產力業未為失計天下猶一家也其可万万而取之亟隨手而妄索之耳曾無秋毫之償而復不畜所以生之之理乎是誠自伐之道也嗚呼焚林而取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願陛下深思之無忽

六

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強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
 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之勝於古夷
 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國鞭笞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
 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恐
 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強非中國之
 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為人所
 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
 以亟敗也假以庸事言之君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
 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
 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
 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其良懦此
 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壁之
 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

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
 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
 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
 戰也禦與救皆為失策何謂戰為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於戰
 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
 則不戰先言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矣不幸而不勝
 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為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為長策而廢
 不用也所謂守者防而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
 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
 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內失所以
 為守矣守方面者異于是使城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
 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
 則敵懼必戰則敵北能守所以辨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
 利而不得志於夷狄者未之有也

復府兵論

滄浪翁

三代之法隱兵於農因時講蒐以見武節六國分裂戰法更陳
 技齊有技擊之師秦有閭左之戍魏有武卒之威是皆突積實
 頭勁利勇激代張代翕相為雄雄漢立三品之更定亡謫之戍
 或駢市眾率家人子著於天籍分遣扞衛下至西魏大統中始
 有府兵之謀初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才力之士為之首身租庸
 調一切蠲之每秋初既登農事間郡將閱集教以進退趨馳
 金鼓之節馬高粮糈六家共之始登百府每一府則以郎將主
 之分屬二十四軍三軍以一開府將之二府又屬一大將軍二
 大將軍屬一柱國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眾不滿
 五萬此蘇綽之始也隋及隋氏始開十二衛府置郎將諸衛將
 軍而罷去開府之号以為勳官有眾五十餘万十倍於初有唐
 踵襲舊制內設衛官更分上中下三品之号宿兵眾內更休迭
 上外有折衝府有都尉果毅之官散兵列藩藉任衛府可隸藉

六十免去天下之府亡虜三百三十有二焉衛士六十餘万焉
 呼盛哉三河之眾與關輔相差每歲仲冬以籍上送兵部四方
 有變則走符以集之本都官吏與折衝合驗其符以遣給其裝
 重舉府是設則折衝都尉而下與之皆行至期會之地練其疲
 銚不勝任者之折衝州將皆以律定罪多者免官少者削秩文
 皇每府士番上躬自閱試故所向无敵威震海內每歌凱告旋
 使各使道噴動驚賞內外悉給此唐之制也隋文殄滅陳祚
 包一天下北破突厥西蕩吐渾之虜流水南掃林邑唐祖籍之
 管據四海太宗北駢延陁開瀚海之地西刈龜茲置二庭於境
 內屈降突項置為三十有六州高宗舉高麗梓百濟庭孤竹之
 長皆因此而得制斯則用府兵之明效也舊制權勳望才德之
 臣以尸其作武氏破散先法以寵近戚綬御失節誅虐自封有
 取之民著於被選自壞手目以求蠲免當逆上率以自就傭而來
 有司廢懈無復督領府兵自此微弱矣天寶初載舊制折衝無

兵可充徒立名号末年吏士兵械悉皆罷之府兵於此廢矣及
賊巨猖獗漠然無守乃募長征之卒給於縣官用度不充搔然
領費此又府兵之頭驗也本朝自祖宗定天下其廟講合北戎
之好寢兵頓甲跨數十年間昨者小羌驕逸不度跳梁西夏搜
閱才士蕩其巢穴而定兵屢岫關日數陷殺傷物故不可勝言
中出金錢廣為召募而竄名効用者幾稀其人向者士大夫獻
議於庭願籍民丁使自護疆宇朝廷詔遣近臣分行郡國閱三
邊稅籍得衆數十方而朔方因舊為多亦府兵之遺制也然議
者紛採莫可適從欲蠲其租役則國用不充給之利器恐因而
生變告令不一措置乖方條教雖下而莫能循守始令自衛疆
土既而驅之向敵矣始令農隙以講既而黥墨之矣人情不軌
遠近搖動今若欲耘鋤逆羯使之氣奪勢感長征之士必不可
用莫若循隋唐諸衛之制別立官府用則必集散則復業建立
之始終廢興之利病鋪白于前爛然可見之矣鄙陋之才過笑

議論不敢臆說聊布舊聞而已

明問

老泉先生

孫武既言五問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
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知為問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
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
所謂在夏在周誠矣然以為問何也湯文王固使人問夏商邪
伊呂固與人為問邪紂紂固待問而後可伐邪是雖甚庸亦知
不然矣然則武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
桀雖一且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
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與天下共亡
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
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
不可以久過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
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

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爲之出万死以
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
一歸而夏商之國爲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分而
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
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
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
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僞示者以爲信二敗也
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
正一振而群細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
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
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擣籍之計定左車周勃不
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兵制

同前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代之時

聞有諸侯抗天子之命者矣未聞有卒伍斗爭橫行者也秦漢
已來諸侯之患不滅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畜虎豹園檻一
缺咆勃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
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
不爲三代之兵皆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
孝有慶相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
重秦漢已來号應民者比之三代則既已薄矣况其所謂兵者
乃其齊民之中尤爲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棄夫民耕
而食蠶而衣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冬也今謂之曰尔無耕尔
无蠶爲我兵吾衣食尔他日一不充其欲彼將曰嚮謂我無耕
無蠶之而不我給也然則怨從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
自重而不我各故其爲乱不可得也既驕矣又慢法而自弃以
怨其上欲其不爲乱亦不可得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於三代
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滅於三代平居無事占軍無事

妻子而欲給於斯民也則徧天下不知其數奈何民之不日剝
 月割以至於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田開阡陌一壞而
 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過
 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且嗚呼屯田府兵其利既
 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於廢陵夷
 及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為之歟而沮手之制天下遂以
 為常法使之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復自奔視齊民如越人
 矣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重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
 無備慎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邦鎮之兵強
 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強故宋大不掉兵弱故天下孤朕周與漢
 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遠
 過於前代而制兵之術且猶有疑焉何者自漢及唐或開屯田
 或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弊今屯田蓋
 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豐阜勢不可也三代井田雖三尺

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倣只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
 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
 之歛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則籍之否則募民耕之歛其租
 之半而歸諸公職分之田徧於天下自四京以降至於大藩鎮
 多至四千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畝籍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
 復籍焉然後量給其所募之民家三百畝以為率前之歛其半者
 今可損之三分而取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為兵其
 不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
 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
 以為長在野督其耕在陳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
 夫籍沒之田既不復籍則田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眾而嚮所
 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弃死亡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天下
 之兵新軍居十九而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朴厚無叫
 呼衡行之憂而斯民不復知其餽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者歛

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與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爲祿而其取之亦不過什一今吏既祿矣給之田則已甚矣况三分而取一則不既優已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爲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爲兵故也或曰古者什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爲兵今三分而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由與進育鳴作今家止一夫爲兵况諸古則爲違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甸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征徭科歛不及其門然則彼其優爲之耳

兵民論

頴濱先生

事固有出於不得已而爲後世之利者分兵民一也割燕薊二也何謂分兵民之利人生而天畀之才卑之才則付之祿隨其精粗適其高下使食其役而賢其身是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

故士大夫讀詩書執射御書計高可以治人下可以爲役而祿從之矣農工商賈服由疇通貨賄運機巧上可以雄里閭下可以養親戚而利從之矣有人於此才力過人操行凡鄙上不能爲吏下不能爲民天畀之才而無以資之嬰之以勞苦迫之以飢饉不群起爲盜則無以衆濟其欲此勢之所必至自秦漢漢以來天下未嘗無是患也唐衰而府衛之兵廢朝廷有禁兵藩鎮有備兵兵民之分蓋漸於此及五代之際而黥涅之兵分布內外於身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賦以養兵兵盡其力以衛民民有耕耨之勤而兵有征伐之勞更相爲用而不以相德此固分兵民之本意也至於山林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蕩無著之人一隸於伍符赤籍食其粟衣其帛俛身受笞而不敢肆居則摩弓劍出則効首級積歲月以取祿位有其才必得其養氣類相從凡凶人勇夫皆萃於軍中然後人人各得其歸故雖凶旱水溢天下小小不寧而盜賊不起較之漢唐之間十不三四天

下陰享其利而不知其故也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
民力既及於養兵而較版圖數寸口使之執于戈習戰陣奪其
農時而齊之以鞭朴民有怨心而責其効死以報國未信其私
說而不卹後害嗚呼其亦未之思歟

奇正論

濟南先生

自聞天下之事有能以勝不能者有術以勝無備者有能矣能之
精者又勝焉皆有術矣術之多者又勝焉借以弄與般而壁之
弄善射般善工學射者有毅的善工者有規矩特其大略也般
之所以巧又有巧焉故李昇之射既與昇之巧均則有勝昇之
心焉必曰吾與乃伎相若昇不勝其忿而鬪伎果相若則為昇
之過失於盡其巧而傳之故卻視般之教示以巧而不盡其所
以巧者誠為自勝之計也兵始於皇帝法成於太公黃帝而上
兵未設以有兵勝無兵太公而上法未備以有法勝無法太公
而後何其紛紛耶用兵者既墮學兵者既衆一定之法不足以

相勝故管仲穰苴孫武吳起尉繚留侯孔明李靖之徒始出而
論奇正奇正者因古以御時依躰以立用于變方化以制勝其
策用之之法可觀也而所以用之者不可見也戰之之理可論
也而所以戰者不可傳也勝之之道可制也而所以勝之者不
可傳也彼用兵之書布在方冊既已人人皆可習矣用兵之法
試於行陣既已人人皆能布矣人人皆習我亦習焉人人皆能
我亦能焉是亦衆人也以衆人敵衆人尚何議先勝故奇正之
理古人議而不辨奇正之法古人論而不議奇正之變古人存
而不論非不論也不可論也不可論故不弊而常新以俟後世
君子俾因襲致用可以神遇而不可以智知可以道運而不可
以迹究法猶奕之局也兵猶奕之碁也奇正猶奕之智也者無
一揆碁無定形觀其黑白不相容新故不相仍咫尺情狀萬變
勝負得失在於一子然則奇正之形所以使敵人前後不相及
衆寡不相待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亦一二策而已故四為

正四為奇黃帝握機之文也二將為正一術為奇曹公新書之
義也前向為正後卻為奇太宗所以勝宋老生也先合為正後
出為奇曹公所以辨孫武也方為正圓為奇步為正騎為奇受
於君者為正將所自出者為奇將固曰妙矣然人既用之則為故
智不足襲蹈何哉不惟世之人知之而夷狄亦知之故當益為
變化出意外所謂形人而我無形致人而不致於人者非陳迹
相必而能勝也苟惟正此固亦狎矣能求奇正之義於意外古
今夢人哉故李兵雖眾不足畏之誠以勝之又勝者猶在人也
目觀唐太宗與李靖論奇正之理所謂無不正無不奇又曰奇
亦勝正亦勝善夫能知變通故其論左右逢原莫非奇正之變
其言曰以奇為正以正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之以為正吾之正
使敵視之以為奇因其漢長於弩而蕃長於馬則為之法使馬
亦有正弩亦有奇變其號而易其服也則為之法使蕃而示之
以漢為奇漢而示之以蕃為奇方其陣之散也以合為奇方其

陣之合也以散為奇觸類長之變而通之使奇正相生生生不
窮奇正相變變不測惟故多方誤敵乖其所之豈復膠柱鼓
卻視孫子所謂以正合以奇勝猶為膠柱矣李靖論韓擒虎以
謂但能識正為正奇為奇不知奇正之相變知奇正之相變者
其知神之幾乎故早晏者天之陰陽左右者人之陰陽奇正者
天人相變之陰陽相生也無窮如天地相因也無竭如江河相
濟也終而復始如日月相成也死而復生如四時味止於五五
味之變不可勝嗜聲止於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色止於五五
色之變不可勝視兵雖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巧曆不能悉
其數聖智不能極其端此之謂兵妙或曰奇正固有宜分合固
有變如之何以訓偏裨如之何以救士卒且曰簡其節目異其
号令正為一法奇為一法或進或退各以何別或分或合各以
何驗吾以号令使之号令所指彼亦隨之既一吾之耳目又變
敵之耳目兵惟知有号令不知為奇正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

果何從敵人雖知吾有奇正不知奇正所在士卒雖為吾用知
吾以奇正取勝不知奇正何先方料吾以正而吾忽以奇方意
吾以奇而吾止以正不惟敵之不知而士卒亦莫之知孫子曰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
善也知吾有制勝之形而不知吾所以制勝之形非善之善不
足以與於此或曰奇正之情何如曰兵家之要貴我專而敵
分為奇正者在我故專應奇正者在敵故分以知吾之有奇正
也則備我備前則後寡備左則右寡備我者所以寡彼也無所
不備者無所不寡也我專為一彼分為十以十系一者我專
則安彼分則擾以安系擾者也勝負之理不言可喻故能正不
能奇守將也能奇不能正聞將也守將可以用奇劫鬪將可以
用正老能奇能正乃國之輔今夫以武為業動累億萬鬪力勇
而已鮮知兵之法李兵之法動累數千分行陣而已鮮窮兵之
理動累數十分彊弱而已鮮知奇正借或有人但能知奇為奇

正為正而已鮮知奇正之變巨故曰兵法貴勝勝之所以勝必
奇正法可傳而奇正不可傳李兵雖衆不足畏者以勝所以勝
之所以勝者猶在人也或曰羊叔子平吳也不為掩襲之計剋
日而後戰余何專論奇正哉巨曰乃所以為正也償不縱俘歸
禽饋樂奇正之用也懷其心速枯死而王濬舟師東下一卒而
俘其王夷其杜軌知夫正在荊州而奇在益州耶茲奇正之大
者也人君俾賢將之用奇正必若星夜子則成功必大矣

練兵

金華先生

肇強之兵必少而堅因弱之兵必衆而脆是元他肇強之兵起於
仗義致死而不顧因弱之兵習於以安畏敵而易動尋邑之百萬
而摧於光武之三千由此故也是以肇強之兵法當用其鋒而因
弱之兵法當用其氣然而因弱之兵有愈於肇強之兵者可以
持久耳苟能作其氣而不輕用之伺瑕乘釁以投一日之利此
符堅所以終為謝元屠也今日之兵可謂因弱矣其策政在於

衆而脆惟能汰而練之作其氣以強其志使之少而堅則可以
持久而不殆苟徒以兵多之爲觀美不唯蠹民耗財既先自伐
而壯勇者亦將爲癱怯之所敗而舉不復振矣方太祖太宗削
平僭僞混一區宇而當時所用之兵不過二十餘萬豈非今之
厓雜而不閤耶且古之善用兵者無出於漢高魏武而漢高以
六十萬覆於淮水魏武以八十萬勦於赤壁蓋漢高所用者劫
五諸侯之兵而魏武所用者併劉荊州之衆皆新附客軍未嘗
汰練雖衆而脆以故漢高魏武用之而猶不免於覆勦况漢高
魏武之不及者又當如何哉而尤有深憂者兵吾之役也置之
於九天之上而出之於九地之下蹈水赴火宜無不可者今乃
悍然有難御之態稍逆其意則盜庫兵略官寺縱橫而四出於
是俛首下氣以高爵厚祿而縻枕之嘗考其故矣由吾之士遠
圖而貪近功使之時効秋毫之力而爲丘山之德於我是已驕
肆而不用深所不取也善若急汰冗兵而專恤疲民苟財裕而
忘則不戒而自戢矣此轉禍之至術也

勢使則鉅糧自擬可以爲堅甲利兵之用何爲而不成何求而
不得漢之制南北期明羽林爲天子心腹之親軍而此又夫矣
同舟而遇風胡越爲左右手况天下之民乃吾之赤子若徒在
德施惠以重結之則緩急有變良吾心腹之親軍也皆可使奮
忘以衝上而致死以讎敵且知不得專主於安危之權富有丹
心則不戒而自戢矣此轉禍之至術也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十七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十八

論著

邊防一

和戎論

朱景文公

客問主人曰蓋聞王者受命繼天作王盡日月之所照以為臣妾極霜露之所墜以通文軌內撫諸夏外威四夷蕩無與名尊無與上資固不虞者抗大順以肅之恃險與馬者誓六師以夷之上以取信祖以宗之勳下以定深根固蒂之業此堯舜所以藉古商周所以播靈九伐所以作六籍所以書萬古之同風百王之不易者也今大宋奄承駿命光有中區敷至仁高蹈乎帝先篤德仗義對於天下自武祖立極文宗拓統承五代之殘殺屬九州之塵烈烈尊王僞帝分據州郡游魂之虜當陽有和戎之義絳帛之錫委屬於金微歲時之饋相望於絕漠寬以原法若奉騎子意者知非聖皇所以操絕瑞垂無窮之意乎夫率鳥舉

之民不足當一縣之衆駟鳥合之卒不能抗八陣之師而執事者不以此時長駟而深入係弱而累老躡冒頓之落塞翕侯之旌方且規規然詢樂成之近議捨慮始之遠謀識一勞之淺害忘久逸之深利此賈生所以請屬國終軍所以求長纒也蒙竊惑焉主人喟然嘆曰客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見其內不識其外也夫持夕死之類與論春秋之變則極矣從尺澤之鯢而謀紅海之深則乖矣僕嘗惡聞其說今為子揚確而陳之夫天生五材民之經用守在四夷君之善教兵者凶器可戢而不可玩爭者末節可遏而不可召故善師謂之不陣至仁所以無敵子貢足食以去兵為先楚王還師以禁暴為德先諸夏而後夷狄限中外也修文德以來遠人賤爭戰也故聖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而後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不為計其君除其害救之塗災歆之仁壽而已故七旬所以格後予所以怨三舍所以降一戎所以定此聖人用兵之大畧也夫匈奴之患為日久之矣

書有循夏之誠禹謨著即叙之戎以高宗之明不能息鬼方三年之役以宣王之盛不能休太原六月之師高祖困白登之圍孝文警灞上之戍斯皆當鴻均之代因侵略之暴鎔邊撫土烽舉而燄熾蕞蕞藹藹粟盡屬而波委以至甘辭重幣命奉春而和親撫解擊節思李牧以為將此皆窮聖發憤計深慮遠之謀也是知可以德服不可以兵碎在乎嚴備不在乎深入且匈奴無城郭之守無障塞之備羶肉酪漿以適口革筍木薦以便躄桀鷲相尚遷徙無常厲折膠之威騁新蠶之足蒙犯無軼塚之疾勝敗無讓救之援輕齎而入則師不宿飽轉粟而前則重不及事得其地幽陰慘殺不可以播殖輦其財荷旃被毳不足以祭祖并其衆被髮左衽不足以使令糜弊中國以奉絕域非惻隱之仁血戰不解勝敗參半非足功之武且秦皇藉破從之勢李推鋒之師東轉琅琊之粟北收河南之地及其末也天下愁怨民不聊生於是平始有陳勝之亂漢武據數世之憤矯前代之議然

朔方以毀左臂通焉孫以裂右肩及其末也府庫殫竭貳師久
叛於是乎始罷輪臺之卒由是觀之力非不足士非不勇其勢
然也則李斯謂之非完計嚴尤稱其得下策不其然乎是故聖
人知亟戰之勞民則懷之以恩信慮內侵之為患則嚴之以
障來朝也不徵其玉帛請和也厚結以盟誓入而寇也禦之以
整引而去也縱而不追春秋賜以奇肱之帛關市通其貿遷之
貨汎惠以撫之畜力以待之然後可得而制也今子乃欲捨盛
際而論乘德徼小利而階宿禍亦以謬矣且往年單于有南牧
之患上聖奮濯征之旅輕車突騎分布於寶城擒俘斬馘獻於
行在旬日內戎醜大殲當此之時六羸之君賢王之師震怖相
視鞮譯狎至咸願移珍款塞息軍旅之事放牛休馬為兄弟之
國尺奏既入諸帥會議多以謂虜衆既壞歸路且絕內無抄略
之獲外無求應之援屢挫其說固有闔心計者不若陰許之和
且解其志然後詔環衛之士勒兵堅與之上下又命公邊之郡

乘高守險略其輜重命一上將躬率銳旅以當其中如是則不
數日單于之頭可致於麾下矣惟天子獨觀昭曠罷浪衆說以
謂獲而殺之非勝殘之道遷而處之非順物之性搏之於敗非
勇許之而倍非信一動而四失附何為而可哉乃太奇其衆厚
答其意息漏以吞舟之網結以刑馬之盟自是以來朔野之民息
育於奔命龍廷之畫獻角而請朝因斯以談則來而拒之成湯
之甚武也拒而勝之文王之三捷也服而捨之唐堯之至仁也
撫而安之宣帝之重威也按六經而校德歷列辟而論功聲明
之盛殊尤之代未有若斯者也傳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語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宋德可謂當之矣客曰非有是言也且
文雅稱善是之下莫非王土春秋美九州共貫六合同風爰自
晉室乃戎伊川被疑種落旣盛于戈日尋侵伐我邊疆憑陵我
畿甸是使先王桑梓為甌脫之區離石將兵亂可封之俗至于
皇朝誕命疏於來廷而匈奴尚竊據幽都首鼠北鄙文帝念遺

黎之困承戰國之餘姑務救寧未遑甲伐自我右撫期御曆柔
遠懷迹財力雄富朝廷淑清躬行節儉垂二十載禁錢派出倉
箱紅腐介士舉勇神兵犀利坐朝之相決勝於內注意之將分
命於外加以天休地宝霧集山委古人有言曰日中必慧操刀
必割是宜挾符瑞之感并賢能之力大啓土宇以成先志圖上
方略克復內地斯必取之術也又何疑焉主人曰甚矣客之不
知言也夫公劉避狄人而去國周德不以襄孝元棄宋崖而罷
成漢道於是顯貪外虛內君房之格言費十愛一子雲之深誡
况乎燕絕之域鴻圖之地賸庸之所處共工之所流得其域下
以益廣失其衆不足損威且政莫大於安民禍莫大於從欲今
不忍悄悄之憤而歐元元之衆擠之幽冥之域以攫尺寸之地
嫁從欲之禍隳安民之政歲日不技師人流離則禍可勝道哉
故曰仁言不如仁聲之深也地利不如人和之愈也古者不居
之地不收之民靡与受胡安足煩中國是以封甸要服限遠迹

息戍論

河南先生

國家割棄朔方而師不出三十年而享傲千里環重兵以戍之
雖使落髮為僧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而戎為寇遠自
周而西漢先帝東漢燒當晉氏卷唐禿髮歷朝侵軼為國劇患
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
安世卷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

億及段然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四師平騎卒與元卒數其中
 以十萬衆較之歲用二十億自盡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
 世數倍矣乎出屯戍且猶若是後雖死他豈不可一日輟去是
 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
 無水漕之運所餉亦不過備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
 頃年亦嘗稍贖矣謹其乘我者饑我必濟師饋饗當出於關中
 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為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為兵擬
 唐置府頗損其數唐上府二百人下府八百人科京兆西北數郡上戶
 可十餘方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今邊郡雖有其制然止極
 釐質其賦無他易賦以泉名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幸於此
 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為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
 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
 專其任分統則朽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於守備習其形勢積

粟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惜兵志所謂無恃其不
 來恃吾有以待之其朝勝之策乎

用屬國論

河南先生

昔漢發卷胡之兵夷郵支之壘唐出迴鶻之師平幽陵之叛前
 世得夷狄之効者多矣乃者凶渠放拒方議問罪而角斯羅首
 輸誠款請加討伐陛下講柔遠之略嘉憬俗之意爰詔有司撫
 納其使特假將鉞之重委以專征之任金幣溢於穹居官爵延
 于渠帥此誠得以美狄攻夷狄之策然西戎貪而無耻不可待
 以誠信況乎斯羅項在先朝僻處西裔自恃犬羊之衆復信立
 薄之祿嘗抗草陳請冀復舊號犯我亭障及天水之境自為曹
 瑋所敗殺戮過半遂寬跡荒服幾三十載今者祗屬聖德回首
 面內當於制馭之道思適權宜之要昨聞專遣使者來告我捷
 率多兵伐之類曾無俘馘之獻舊傳喃斯羅之牙去平夏僅三
 千里彼嘗與大邦為讎豈有一朝離為朝廷悉力而伐叛哉恐

未得其誠効徒市虜以微利耳為策之要莫若擇朝臣之有材
略曉機事者由吐蕃使于迴鶻察其情偽而與之為約使其出
兵俟有所得斬然後計級以金帛賞之戎狄之性貪於財利理
當奮命凡賊之入寇利在剽掠若救邊郡陝其走集遠其斥候
使賊至野無所得城不可攻而觀豐蓄銳發機擊之蔑不克矣
保塞者胡亦不減七八萬保塞者胡謂折李二族及明珠白馬部落之類邊臣之侵
漁故屢有翻覆宜申救鎮戍厚加撫馭賜堅甲紫衣利兵勁矢
命諸將監護使分諸路進討彼救左則攻右救右則攻左賊必疲
於奔命且彼進無攻劫之利退有牽制之患數年之間虜黨必
潰則可係大慙而戮藁街告成功而薦祖廟矣

兵備論

六一居上

惟王建官各司其局雖有細大俾專董其權責其成功斯古制
也被堅執銳乃裨校之事若屯田積穀在委辦吏商而漢末有
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魏建興典農中郎將唐置營田使副判官

雖言魏南此職未嘗關國家弭獫戎之患包漢唐之境然而塞
垣諸時罔遺古憲俾仰給他州饋餉此外固無築室反耕典農
桑田之利僅遇凶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營田何嘗建明
利害稍致倉廩羨餘但守空名曾無實効當今之議要在乎河
北河東陝西戍兵之地各特置營田使副官仍在不兼職若遇
水潦行流之處廣植杭稻雖荒隙原田亦當懇闢播以五穀今
河北堡塞河東并汾關中涇陽悉有水地基址惟有鄴中西門
豹澗田之迹未見興起得非後人務於因循而無昔賢識耶不
然何歷朝而下淫陂如是或曰亦嘗有人建議良以澆導之時
瀕水之地恐害及民田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
士也夫利害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憚於改作猶可苟利
七言三言管輅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夫如是鄴中
澆田之法若行閼畎水衝民田只百戶妨閼而能溉灌千萬頃
瘠土所收獲利益大豈止困七而害三亦嘗訪於彼州人士矣

日既田之迹湮廢茲又土斷力田者不諳其事殊不知官中此日就功但於涇陽鄭白渠和顧水工及彼中負罪百姓悉可分配此地俾之開導民既見之必做偽矣又豈成功之難然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專董其役西北二邊不問水陸並放此分職何假飛燕粟率鍾致石坐困民力以供軍實哉

塞垣論

六一居士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內諸侯而外夷狄姑務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調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具以守之修利隄防申嚴斥候或來獻貢得以羈縻蓋聖人制御戎之常道嚴尤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槩在乎謹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尤異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門漁陽盧龍飛狐鴈門襄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歲匈奴高秋膠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臣防秋之士捃險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近世晉高祖建義并門得戎王為援既

已乃以幽薊山後諸郡為邪律之壽故今割塞垣也自滄海乾寧雄霸順安廣信由中山拒并代自茲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奄有幽陵遂絕虎北之隘往來全師入寇徑度常山陵備全魏澶淵牧以至飲馬於河蒸民不聊生矣非北虜雄盛如此失於險固然也今既無山阜設險所可恃者惟夾峙壘道引河流固其復水為險濬之勢就其要害屯以銳兵茲亦護塞垣之一策也今廣信之西有鮑河中山之北有唐河盡可開決水勢倍利陂塘或導自長河之下金山之北沁于廣信安肅達于堡塞或包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水瀾漫橫絕紫塞亦可謂險矣蒲陰陽城度其地執今塞上之要衝先是胡馬將入寇于茲城駐可帳數日伺漢兵之輕重或我師禦扞乃長驅南下我師既出即戍人為金師歸重之地此所謂藉城險而資寇兵非中國之利也若修復雉堞完聚兵穀與諸城寨刁斗相聞鮑唐二水交

水交
黃騎縱至無復投足之地又焉有擾擾之患今之議者

方南其修好恐邊廷生事然而戎狄之心桀鷲難言貪我珍幣蓄銳兵伺吾人之顛頽乘邊境之間隙出乎不意固肆猖獗效乃不圖豫備疆場而偷取安逸第相付貽後世深患復何如哉

論禦邊

芸閣先生

臣聞古將之有為者未嘗有不先審處其宜而能收其後功者也有不可取之勢於已然後可以有所處必有機械足以應萬變而不窮然後可以有所為是以其處必獲其為必成不幸而不獲不成則可以言天而非數之失也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今不先修其戰之具而望其必不來不先修其守之備而望其必不攻不忍悄悄之忿而輕於一舉殆非善戰者也臣竊聞夏人背約犯邊陛下惻然不忍邊民之被害忿犬羊之無禮議者直欲絕累世之好止常歲之賜徐議興師討其不共此乃群臣誤陛下也陛下試

思今日絕好明日必大舉而來其將何以待之任何將可以當禦侮之寄用何兵可以應敵以何力可以供軍興之費此不可不慮也臣儒生素不知兵但生長關陝當任邊郡至於夷狄之情禦備之要亦妄留心知其一二不敢以疎賤自絕敢為陛下梗槩而陳之臣聞今三邊之兵僅可以自守而不可以戰食僅足以支歲月而不足以橫費今不幸輕絕虜好致其率國而來與之戰則不足敵堅壁清野以待則吾未必能邀其師被邊之民傷殘亦已多矣又不幸夷人知吾之不戰委城不攻長驅而入則關中非朝廷有也當此時又何以待之議者必曰康定之戰元昊舉國不敢過潘原今安敢委城而深入臣獨以為元昊不過潘原元昊未為知兵而不知中國之虛實也夷其知兵與吾之虛實為長驅而入不知中國之兵可與腹背攻之乎其眾寡強弱可以敵之乎景德之難北虜奔魏都六七郡不攻而直犯澶淵其勢可知也伏惟陛下知勇聖業深遠當以天下根本為

慮然而議臣不慮後害輕起兵端臣恐虜難未已而中國坐困
惜一歲之賜而殫十歲之賜未足平也臣深為陛下惜之伏願
陛下少留聖慮延問老成姑忍一朝之忿與圖萬金之計擇仁
厚之師戒生事之臣聚兵畜財常若寇至俟數年間將足以用
兵足以戰財足以養然後下詔問罪彼將惕然承命可不戰
而服矣又焉敢輕犯盟約侮慢朝廷哉伏惟陛下少留意焉臣
亦有愚策可使兵足而費少邊寧而民不困如陛下不以臣言
為無取少加采擇則臣敢繼此以獻

備武論

江溪先生

老之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也物聚而
必有攻鬪其間者故蓄兵以禦之虞舜之命皋陶曰蠻夷猾夏
寇賊叢究汝作士師以虞舜之世可謂治極矣猶且懼蠻夷寇
之嘗備西北而不為東南慮豈西北之害大而東南無旣喪辨
之嘗備西北而不為東南慮豈西北之害大而東南無旣喪辨

駭大羊之群聚而然耶夫蠻獠之變窮閭猾夫之倉卒揭竿
而起呼者其警豈不下於西北耶而東南之郡縣固無深溝堅城
之守勁甲強弩之敵士卒皆寒飢脆弱老病而未嘗識戈矛之
倒正雖屯禁兵皆單客浮寄無家室墳墓田疇之為累聞譟聲
則駭然而四走彼何顧藉而為之用命耶迺者如王倫輩一賊
夫耳駭聚數十民跳踉於曠野荒澤之中而郡縣之吏民恐懼
奔避鳥逝而獸伏其尚能有為者則或具醢醢美肉斂民之金
帛以遺之如屬國之恭事強請侯萬一與其不為暴害耳尚何
敢正視賊輩乎而朝廷乃責其棄城而繩之以法不為之具而
責其守豈其理耶凡事之未牙孽則朝廷恬安而不為意及其
猖獗一發乃遽起而為之謀事已則又解而散去非所謂恃彼
之不來而恃我之有待者也故往年儂賊寇嶺南則為備嶺南
又聞其轉而入蜀則稍為之備蜀及已逃去則亦隨而隳罷此
豈為持以計耶陝西河東河北繚邊之地及廣極兩徼其樓櫓

拒敵之固畜馬募士之方旗甲弓枕之積則或講聞之矣至於
江南荆湖京東西兩蜀淮浙間則未嘗有及之者其郡縣之郭
邑則或依荒籬壞垣溪谷山石以為之固雖有古城塹類皆缺蝕
之餘草樹之堙塞狐鼠之穿穴車馬牛羊之踐蹂無丈尺之阻
而樵兒牧豎之可踰其庫兵則皆塵久不治弓弩弛而不可發
劔刀鏹於室甲冑懸屬或隨擲而裂一日有緩急其尚能守而
禦之耶雖有太公之謀賁育之勇不得有為矣宜嚴敕守臣稍
增葺之城不可卒具當完以歲月不過十餘年則所在堅城矣
課募匠工使盡其巧計其兵之多守而畜之則亦不過數年所
在有利兵矣擇長吏以守之責銳士以習之雖有攻鬪乎其間
者我則有以待之矣或者謂朝廷方講治禮樂文章之具而未
暇為城壘甲兵之謀將損國帑而驚動天下之耳目嗚呼茲儒
術之論烏足識大易虞舜所戒哉

大費

同前

宋之為宋百年矣堯作舜述非有如秦皇之夸奢為宮殿苑囿
游觀行幸之飾漢武之兵革誅伐四夷之事堯湯水旱之害其
月入歲收宜倉庾之米粟庫帑之縑金陳厭腐爛如糞之壤何天
下之久而愈困耶其大費蓋在兵與夷狄兵最甚病夷狄次之
自西虜之猾邊兵粟馬芻車乘牛羊弓甲旗楯以至鳥獸之筋
角皮羽調發百出而刺撓徧乎天下繇此財遂大蹶然而賊已
獸伏久矣而兵尚未徹坐而食者舉不知幾何人月給之芻粟
歲給之繒帛金錢亦不知幾何數而三歲祀郊則皆有賞資乃
至數百千萬此兵之大費其勢不可主忝減也北虜之歲給五
十萬西虜又二十萬更有使人迎勞賜與及餉信之物惟恐不
豐此夷狄之大費其勢亦不可主忝減也故凡自秦漢而來所
橫取於民者關市舟車六畜之征酒酤鹽鐵茶榷苟有一孔之
利官已盡蠲之內自廟堂大臣百執事外之郡縣少牧曹屬簿
書管庫之小吏率以財賦為急務是舉天下以養兵養夷狄嘗

竊譬之嬰兒之病惟抱負扶持之而已不幸仍之以飢饉因之以寇賊常賦不入則將見終民之臂而奪之衣關民之口而奪之食勢不得不爾也然而節斯二者則莫若先治兵治兵而夷狄可制也兵之壞自唐黜府兵于今三百年矣今兵尤不可用畜之太優浸為驕暴主帥長吏不敢以杯土役之凡郊祀及歲月之廩給賞賚少緩之日月已將合課而劫長吏是猶養虎以防稼未能搏其田豕反為農夫之害也而又類皆屯寄遷徙交易與主將不相親不熟其金鼓之進退山川蹊隧之險易要害此雖言一而填巨壑至則陷矣故嘗欲去中國之猾亂者矣故嘗與西虜南獠從事矣而其負敗率居七八是兵雖多而無實用則是天下之無兵也又何剝刻無罪之民而養此無用之兵耶其治在略法唐之府兵差擇其病老願去者稍除之以其壯勇各隸其本土視府之上下內外而均節之磨之以歲月壯勇者漸而衰耗則稍募新兵以補之新舊相屬綴以務合府兵之數而

後已嚴法制以繩其驕擇將領以習其用期于十數年外可漸消其冗費而得精兵矣少而精則費狹費狹則取民者鮮而公私可有積矣朝廷因其贏餘以濟水旱以養癯老矜寡特而蠲其賦租則德無窮矣孟子謂梁惠王如施仁政則可使制挺以搏秦楚之堅甲利兵夫如是則二虜之費亦在我而已

量敵

金華先生

臣聞敵無常勝由吾有以致其強敵無常勝由吾有以致其勝譬之相搏彼固非有此伎也特其力之稍悍尔彼蓋不可與之速較必退養吾之全力以乘彼之既老此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故強可使之為弱而勝可使之為負不善者悻悻然不顧吾力之不支而急於報復屢出而屢敗必自斃而後已是以俾敵成常強之勢而收常勝之功豈不謬哉是皆怒已而輕敵之過也今大恥未雪天難未夷枕戈嘗膽以死讎敵此陛下之職而少陛下之責也臣豈欲陛下忘敵而苟安耶然敵有堅脆而

時有利鈍願陛下量敵而相時苟敵之方堅而時之未利少忍以遲之可也况陛下天錫神武春秋鼎盛但能修己恤民強力而不反則大恥何患不雪天難何患不夷以自觀之今天下之事雖漢高帝唐太宗有未能遽辦者蓋使敵有可投之隙而時有可為之機則食不下咽燎衣濡首奔走而赴之猶恐不及不然高帝太宗亦將養晦含垢磨以歲月要夫終之必快其憤遂其志而已若務殫其財而竭其力委常強以張敵之勢捐常勝以侈敵之功而吾乃判然示其久弱之形與積負之厚矣及夫際至而時來必將拱手眦視而無所措此臣中夜念之不覺涕之流席也昔東晉之世石虎既死庾亮頗欲經營中原而謝元淝水之捷宜可鼓行而席卷欽皆不能有為者政以財殫力竭耳是則養吾之全力而乘敵之既老一舉以覆之與夫屢出屢敗而卒無以使其憤遂其志者願利害甚易也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惟陛下留聽

卷末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十九

論著

邊防二

治戎論上

公是先生

世言兵者莫求於經世言經者莫及於兵非期相反以謂兵不足以經言經不足以兵言是不然也正萬事之本者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事母大於兵者聖人所重也聖人所重其道之不宜不詳其持之不宜不精試考之以其文鈞之以其義授而類之此而貴之儻可見乎堂之上非察弗能辨觚角也堂之下非察弗能辨馬牛也而况乎聖人之意春秋之文哉請問治戎奈何曰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中國之於夷狄言勝而不言戰二者在春秋矣大本也然則是何也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其義猶曰王者則固無敗王者則固無敵云爾夫王者既已處太極之位立萬物之上

卷末

矣其嚴如天帝其動如神明四海之內小大之屬莫不委世歸
命焉是其貴者無敵也苟天之所長地之所養畢入府庫以為
貢賦是其富者無敵也自生齒以上食土之毛者皆有任職失
職不任則死及之是其衆無敵也發號施令東至日出西至日
入南至交趾北至孤竹善得以賞惡得以罰君臣待以固父子
待以親夫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順者無敵也据無敵之
形而善持用之以擬天下是故以其至貴擬至賤則賤不亢矣
必勝之勢也以其至富擬至貧則貧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
至衆擬至寡則寡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順擬至逆則逆
不亢矣必勝之勢也据無敵之形四據必勝之勢四然而猶有
敗焉者則是非至賤至貧至寡至逆之能使然矣吾必不善持
吾貴也吾必不善用吾富也吾必不善一吾衆也吾必不善明
吾順也是故春秋探其情而反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有能
敗王之師者也王自墮也故曰躬自厚而已矣是故昔者先王

之御天下諸侯時朝其適有命未討也脩其志意脩其名訓脩
其文告序成而後震之以威一物不先則勝不可必此春秋所以
顯言敗而隱言敵也隱言敵者非諱也罪不主於敵顯言敗也
非不耻出自吾有以取之也然夫太極之貴無言之富億兆之
衆至正之順雖有猖狂惑亂之臣誰能憚之

治戎論中

同前

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是何也凡以義却之也十二公
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入天下之廣兵革之變夷狄之患甚衆
然而有言入中國者矣狄入衛未有言敗中國者也非無其事
而不言蓋有其事而不書焉耳夫夷狄者至賤也至亂也至不
肖也中國者至貴也至治也至義也春秋之世不使賤加貴不
使亂加治不使下肖加有義是故夷狄之來寇適不幸而不勝
春秋之書之適幸而勝雖有其功不得有其名故言其入不言
勝其義猶曰可以有入中國不可以有勝中國云爾其名猶遠

之况其實乎其言猶惡之况其類乎此春秋之指也問者曰夷狄一耳春秋惡其勝不惡其入何也曰非不惡其入也入非夷狄之所能制凡在中國之禦與不也其禦之具素備則夷狄不能入其禦之具不素備則夷狄入然而所謂禦之者非至而禦之之謂也先其未至也先其未至者非城郭完甲兵足之謂也政而已矣故春秋之禦我也外而不內疏而不狎毋示之色以動其目毋示之聲以動其耳毋示之貨以動其欲毋示之侈以動其俗毋示之怠以動其体動之端見則兆之至矣夫夷狄中國其天性固異焉是故謹吾色毋出於禮以示不可以淫縱為也謹吾聲毋出於雅以示不可以汙濫入也謹吾貨毋出於義以示不可以貪婪有也謹吾俗毋入於侈以示不可以荒悖服也謹吾弊毋入於怠以示不可以偷惰居也彼其環觀中國則若鳥之窺淵獸之窺藁雖有攫拏之心者知不可往焉而止矣故聖王服戎而非戰也禦戎而非抗也春秋患人之莫能知

義故順其理而著之曰公追我于濟西夫不言其來而言其追猶曰噫嘻千乘之國萬夫之長亦大也已矣不能使之勿來而顧以追之為功乎此其意也是故春秋雖甚賤夷狄而不諱其入責中國也雖甚責中國而猶沒其敗者絕異類也夷狄之敗中國唯姜戎經二十一年非姜戎賢也晉襄公帥而與之俱也夫知聖人者患其不學學之患其不思思之者患其不廣思而廣之安有不得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因而推之是亦曰督戰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禦寇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寇乎是一實也

治戎論下

同前

中國之於夷狄言勝而不言戰是何也凡以威服之也中國之與中國則有戰中國者禮讓之所出仁義之所治道德之所懷也是雖有鬪爭不過以其禮責無禮以其義責無義以其道責無道非有利其貨之心非有病其民之意是故結日而後陣成

卷之二

三

列而後出不以詐取勝不以幸圖功不以威立名此中國之師
王霸之治也彼夷狄者不然其來為寇非能以禮讓仁義道德
相率厲者也直將剽人民以盈其暴掠府庫以足其欲斬樹木
以逞其害殘百物以快其怒而已矣譬虎豹之搏長蛇之噬蟻
豕之集也有國者時其至而慮其害苟可以害之毋待於信苟
可以絕之毋待於仁曰除患而已矣効力而已矣是故言勝而
不言戰者其義猶曰貴於勝不貴於戰也云爾十二公之事二
百四十二年之久夷狄之禍侵伐之變多矣未嘗有得言戰者
非無其事而不言蓋雖有其事而不書焉耳以謂戰之道以待
中國勝之術以待夷狄中國不戰則譏之夷狄雖不戰不譏也
其不譏乃所以不言戰也此其指也齊人伐山戎公羊以謂魯
之以獻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穀梁以謂莊重創是皆且不然其
延寇而揖之以為讓僵尸而哀之以為仁者也非春秋之治戎
所以言勝而不言戰之意也問者曰聖人之仁無所不愛聖人

之信無所不孚聖人之禮無所不教今獨謂夷狄則外之惡之
絕之何也曰不外則不能全吾仁不惡則不能全吾信不絕則
不能全吾禮也聖人不貪於服遠以為名不恤於喪遠以為羞
是故德澤不加則正朔不及也正朔不及則德澤不加也一之
於鳥獸不以鳥獸役人春秋患人之莫能知義故明其文而申
之曰白狄來來者來朝也言其來不言其朝以謂其來朝不足
以榮其不朝不足以辱其朝也蜚也鸚鵡也一有一亡者也此之
謂也故不明於春秋之義者不足以自治不明於自治者不足
以治戎明於治戎者務禦而不務追在勝而不在戰禦以春秋
勝以春秋道也

備北狄

河南先生

夫戎狄為患厥惟舊矣自唐虞而降迄於隋唐與時盛衰寇盜
中國蓋以生知騎射之方俗鍾貪悍之性樂於戰鬥不知仁義
故弱則降附強則侵叛為國者審其馭之之術而已馭之得其

卷九

四

道則陵犯之謀寢失其道則陸梁之心生秦漢專尚武功生事
 荒外不較利害交相侵伐戎狄雖表而中國亦困矣未為策之
 善也夫善馭戎狄者在乎任將帥訓士卒積金穀利器械無事
 則守有警則戰故守則有威戰則必克無他道也重威嚴備而
 已漢宣帝之朝呼韓唐太宗之擒頡利皆俟其政令昏錯上下
 乖亂然後取之未有無事而興兵時安而去備也太祖皇帝以
 神聖之姿承五代之弊借偽之國基布天下中州之地纔方千里西
 疆秦隴南封江漢北不過路惟東暨于海太祖委任將帥奮揚
 武德十七年間未嘗有戎狄之憂因之係庸蜀之君開荆衡之
 域東平建鄴南拓番禺鄜海寓之祿復振皇綱之解紐太宗續
 服吳越請吏乃親摠六師問罪三晉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於是
 覽禹貢之舊疆憫幽陵之汙俗屢遣良將隴行帛伐而北戎方
 熾師出無功卒不能焚老上之龍庭按榆谿之故塞厥後繼以
 潘美失律楊業捐軀繼遷投隙又擾靈夏由是虜勢益熾

趙魏矣朝廷命李繼隆康保裔傅潛王繼忠王超輩為上將以
 禦之未嘗有尺寸之功皆相繼敗此先皇帝忿種蠶鬻之恣憫士
 民之遷劫親駕戎輅載魏俄而持覽授首天振天聲捷覽
大將瀘淵之役為石保吉部將虜衆宵燔乞盟請退先皇帝志在
 安人誠深瀆武乃命單車之使申金犁之盟抗敵國以禮之賜
 珪幣以安之疆場無虞幾四十年矣有以見睡人屈已愛人之深
 也夫戎狄者言語不通政教無耕織之業以厚其生無邑
 居之固以安其俗故前古雖得其民不可臣也得其地不可墾
 也趙武靈王欲開榆中之地則先交胡服唐太宗既滅突厥卒
 不能有遂立李思摩為主而遣還漢此異乎方今北虜之為也
習禮儀之垂講君臣之容有詔令誥誓之文有冠屨衣裳之制
 又聞自虎口之北自京曰大定府合環千里之間有城壁皆以
 郡縣為名有民人皆以耕桑為本雖引弓辦騷未盡格於漢儀
 而絕号設官殆有殊於戎俗矣意者豈皇天將使臣屬於我俾

自變其俗耶抑其君臣將革其政教謀為害於我耶且國家自
雍熙端拱之後迄於澶淵之盟未嘗得志于北虜今又其俗方
改政令作法度窮觀其意似有貪漢之心焉夫北虜者易以威
制難以德服其所由來尚矣而今之繼好弭兵逾三十載彼豈
知仁義之方盟誓之重哉正以國家太平四方無事又歲貪金
帛之厚賜耳今西戎不庭師旅未息不幸年穀凶歉民力虛困
則虜必賜隙乘便留我信使擁其羸糧之衆加以幽薊之師暴
犯邊陲必為深患矣夫備豫不虞武之善經也國家得不豫為
之備者乎既思為備則宜講求將帥之材制定兵戎之法結利
器械儲積金穀俟其殺奔信誓侵盜邊鄙奉辭則我直以戰則
我壯足以邀士卒之心折醜虜之勢然彼敵之以聖德臨之以
兵鋒復全燕之舊疆述神宗之先志無易於此矣

北狄論

穎濱先生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赤國之

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饑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坡筋
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嘗以勇勝中國然至於其所以擁護親
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
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擅表之
民亦以此恐惕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
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
兵深入不懼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
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
遠遊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隣國之
所深憂也要在養兵休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懼而已方今天
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
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為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
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為生民之命寄於
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

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者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為日進而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趙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為不可蓋夫天下之士所為奮不顧身以抗彊虎狼之秦者為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拒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為兄弟之國奉之如騶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

之勢耳今誠養威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妻求以為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此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西戎論

穎濱先生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彊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彊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禮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彊者并將弱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之勞於彼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得解甲而息也昔者言鑿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尽力而苦言中國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入焉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彊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禮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許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強

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
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
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為北方有強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
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將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
戎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疆狃而好
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
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
又將以為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鬪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
固不可得而合也蓋亦以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
為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金玉錦繡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
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更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壯騎無所施
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
虜將不忍而執中將友而求以相詬以為起兵之名彼兵交
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夫

懽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強而莫或收之而使為北狄之用此
何其不識於戎狄之情也

西南夷論

顏頊先生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
為大國以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為部百家為黨
見利則聚轉合易散族類不一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疾
戰而不利於遲久北狄之人懸地千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
為一家人畜畜無異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受重而不忍去
故其兵利於持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
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於陰
山之下養其力士久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國也然
其心以爲我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
死者不可殫也故常大言虛喝而不進以謀擊中國蓋其所愛
者愈大其言請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

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衆庶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豪每
每爲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於其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烏
合之衆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
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衆求其所以
爲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
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強絕而不之通今邊鄙之上利
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之以爲
擾民而不之禁窮民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
攻剽蹂躪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爲吏如此亦
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以安民待之如中國之人彼尚誰所激
怒而爲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
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伏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爲必有奇謀
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
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爲不足用然及西

之亂終亦以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當否而已
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強
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不爲中國之所侮蓋爲是也

燕薊論

穎濱先生

何謂割燕薊之利石晉始以燕薊之地賂契丹高祖思援兵之
惠屈體以奉之雖号爲創業而日不遑給出帝不勝其詭未有
以待之而輕犯其怒遂以亡國是時割地之害深矣至於本朝
乃見其利 真宗皇帝親御六師勝虜於澶淵知其有厭兵之
心稍以金帛啗之虜欣然聽命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
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古者戎
狄迭盛迭衰常有一揆爲中國之敵漢文帝待之以和親而匈
奴日驕武帝御之以征伐而中原日病謂之天之驕子非一日
也今朝廷之所以厚之者不過於漢文帝而廣耳馴服則石
氏之割燕薊利見於此夫熊虎之搏人得之而止契丹據有全

燕檀桑麻菓菜之饒兼玉帛子女之富重斂其人利盡北海而
又益之以 朝廷給予之厚貢生所謂三表五餌兼用之矣彼
擅飲乳之俗而身服錦繡之華口甘麴蘗之美至於茗藥橘柚
無一不享犬羊之心醺然而足俛首奉約習為禮義吾元割地
之耻而獨享其利則天意非人事也昔唐天寶之亂朔方河
隴之兵起而東征吐蕃棄虛襲據郡縣唐內苦藩鎮背叛置而
不問百年之間獸心猖狂無復顧忌理極而變部族內潰而唐
土遺黎解解內嚮中原未嘗血刃而壤土自復今吾不忍塗炭
生民以皮幣大馬結異類之驩推之天理儻亦有唐季吐蕃之
變乎

西夏議

王樞密

經傳所謂大戎者以其習之則去而縱則來如犬性然今也縱
之而望其不來是猶壅水之急流而欲其不湍怒也嗚呼其亦
惑矣諒祚以七年春瑋締僭中國制度其夏遣使率竊襲有朝廷
自曰咨省使曰左司郎兼知雜其車服用皆稱是經略互約於
境上以同言于朝廷而朝廷不抑之羞人銳然曰朝廷從我矣
誰敢侮予者噫其僭其傲止是而已哉吾懼其未也故訂謀者
不可無深思憂禍亂者不可不杜微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

論著

邊防三

議狄論上

觀物先生

孫武著書十一篇用兵之法備矣而首篇以始計說以諸校之
 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行兵衆孰強士
 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然則有兵而不知料敵者
 其將木偶人耳有國而不知料敵者其君木偶人耳今夫兩國
 相持雌雄未決善戰者必先知已其次知彼知己故先爲不可
 勝而敵不能敗知彼故待敵之可勝而動必有獲小大之形強
 弱之勢主客之情狀我能逆計而豫圖之則戍人之國攻人之
 城屈人之兵蓋何所往而不利也方今戎狄爲中國患深且大
 矣謀夫議士借箸籌畫聚米立談逆知虜情於万里之外者亦
 去審矣以愚料之中國以德勝而不足於兵夷狄以兵勝而不

足於德德勝於兵故可以致治而莫強於定亂兵勝於德故可
 以伐人而或不能以自保誠能去兩短集兩長而用之天下
 廓無事矣國家受命垂二百年至子神孫保民而王其治尊王
 道黜霸政先文德後武功勸賞畏刑好生惡殺上之所以函養
 其民下之所以愛戴其君不啻父子兄弟之親歡欣交通而不
 可解中更大變王綱委地英雄之人固有投隙而覬覦非望者
 真主一起四方響應歸往無間於山陬海徼之遠近撫中興
 之運而奄有之此其以德勝者也然風聲氣俗習於閑暇安於
 苟且失於懦弱而不競其君子務以文墨書史自娛而无慷慨
 感激之操其小人務以衣食聲色自奉而無勇悍果敢之心必
 平居翺翔朝廷優游里巷惟簿書刑法是守惟田疇桑麻是力
 一旦聞有賊鬪殺傷之事往往惕然股慄洒然汗下人人自以
 為莫勝任用是以抗方張不制之虜獨何異千金之子長養於
 高堂華屋之中厭飫乎飲酒食肉之樂羊木便擊搏足不備

走態度柔脆熙熙如婦人處女而欲與行陣武夫角抵以爭勝
 負其不格豈待較而後明哉夷狄世稱善兵而金人盛大尤倍
 於前世驍騎雲屯精卒騰起履鋒蹈刃死不反顧則中國之兵
 技弗如也草行露宿禽獸與鄰飢渴勞苦所不能病則中國之
 兵力不如也重以百勝之餘當以瘡痍之衆宜其鼓行而南囊
 括席卷凶威所向動輒摧折莫有能控遏之此其所以兵勝者
 也然殘虐暴戾甚於豺狼所過之處幾有唯類流血成川聚駭
 成丘幽且怨怒莫知紀極加以權臣跋扈威凌其主篡奪之釁
 已萌蕭牆之禍將作戎落丘墟特有待耳雖然夷狄以兵勝固
 中國之不幸而夷狄之不得誠中國莫大之幸也向使金人入
 吾國撫吾民攘吾地據吾城邑如劉趙符秦托跋魏之主盜神
 器而矯天命以冀狄衝中國則天下已無如之何矣惟恃衆阻
 威專事屠戮所以億兆生靈嗷冤懷憤謳吟思漢之心永永無
 窮而宗廟社稷得以再造而久存也然則為國計者蓋亦取長

而去所短乎莫若修德為本而參之以智力濟之以威武易天下之政變天下之俗使吾民買然有願戰之心而深以復讎報怨為念則夷狄所長我得而用之昔秦孝公即位諸侯並侵土地削弱於是慨然下令於國中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未幾商鞅出而任其事開阡陌急耕戰誘三晉之人耕於內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吾人以五十人為農以五十人為戰遂以兵雄天下夫秦民非前弱而後強也賞罰號令有以激之而然耳此亦明君賢佐強國濟時之良策今日所當斟酌損益而行之者也儻惟因循苟且襲故守常用吾仁義之化欲以服異類率吾柔良之民欲以抗勦敵患恐以羊攻狼必致於禍亂紛紛豈有既耶抑嘗聞秦昭王臨朝歎息范雎請問之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倡優拙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廣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方今金人之善云

非止於鐵劍利金人之善謀不假於倡優拙彼我之勢決不兩全廟堂之上軫國之患者宜早為其所以善後之計

議狄論下

觀物先生

古者夷狄之患在手足今者夷狄之患在腹心古者夷狄之患為疥癬今者夷狄之患為癰疽古之夷狄尋干戈事戰鬪小入則掠大入則侵遠則擾邊陲近則陷郡縣吾中國於是命將帥以討之屯兵以拒之不得已則捐子女玉帛以賂之彼不畏威而遁則將棄德而和雖獠狉之於周匈奴之於漢突厥吐蕃之於唐最稱雄強西北者然其為患於中原不過如是而止耳今之夷狄則不然狙詐桀黠百倍前古戰勝攻取莫敢誰何既覆沒兩河播遷二帝而狼貪虎噬恬不知我戎馬駸駸直犯江浙長驅遠涉懸巨方車嗚呼自開闢以來夷狄之患未有甚於今日者也歷攷漢唐之世名卿才大夫遭時艱虞慷慨憤陳禦戎之策者三慮十數家商推評議各售所長知屯戍之勞者以從

民寔邊為便明耕戰之術者以屯田積穀為利或以塞防為不
可罷或以虜地為難深入或以招降為先或以自保為務達軍
我之利病者以險阻為可守計費糧之賈乏者以可渠為可復
有以五敗為言者有以六失為言者有言兵守不敵難以成功
者有言兵宜土著乃守者此罪錯趙充國侯應嚴尤梁商蔡邕
劉歆杜佑杜牧陸贄李儀孫樵諸公長謀遠慮力紓國難而
收功效於當時然今日視之略无足用是何耶蓋以金人盛強
為禍滋大非異時夷狄之比故也愚亦未能為今日禦戎之策
而能為今日平戎之計非為平戎易於禦戎也事勢有如此者
耳獨不見夫捕虎者乎虎之為物猛厲而趨捷方其磨牙搥吻
咆哮跳躍而前雖使賁育當之角恐其所不免及其投機奔置
則害以誤之使彼陷沒而不得出則雖三尺童子能制其命此
愚平戎之計也請先論大槩而後陳之自古好戰之士不有篡
弒之禍則有叛逆之變是一者勢之必然也何則兵用而不戢

則將帥擅權於上而起跋扈之心士卒服勞於下而懷怨怒之
志將帥跋扈而篡弒之禍作矣士卒怨怒而叛逆之變生矣近
者數年遠者十數年禍變之來无所逃也昔符堅虎視中原仗
其雄武吞強燕舉西河兼豔蜀跨漢沔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亦
可少休矣而窮兵不已欲逞志於晉室淮淝之戰一敗不振向
之俘囚降虜皆起而為勍敵慕容垂姚萇之徒乘弊爭奮以感
其國至於身死人手子孫殄滅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其
堅之謂歟厥今金人如何哉強閱震撲凌博四海連年入寇殺
人以逞魚肉生靈鉅億萬計天道惡盈必至顛覆願彼變禍之
鼻有一中國特未知乘其累以破之耳且勇略震主者身危功
蓋天下者不賞故盛名之下莫難於久居今粘罕之徒以桀黠之
資虜僭逼之地擁衆數萬軍聲赫奕專權跋扈威振其下必疑
其君臣必疑其君君臣相疑鮮不為亂漢以五軍于爭立而破
匈奴唐以突利內附而平突厥鄰國有隙然後加兵百勝之術

也為今計者莫若用吾陰謀以激其亂率高麗西夏諸國卑辭厚幣推尊粘罕盛陳夷夏畏服天命有歸之意以從其篡弒之事雖未能使其必然而虜主聞之亦已猜忌矣虜衆聞之亦已榮惑矣大羊之群自相攻擊則其國可立墟矣昔信陵為魏將常率五國兵追破秦軍於函谷威振天下秦王乃行萬金於魏求晉鄙客令毀於王曰公子亡在外十九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南面而自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又數使人間偽賀得立為王矣於是魏軍使人代將而奪其兵今欲用此術以蒞鹽粘罕可乎庶幾其或可也忠臣義士古有破家為國殺身成仁而不避難者豫遜感智伯國士之遇漆身為殯吞炭成啞欲刺襄子以報王讎事雖不就身死而志不奪張良以五世相韓傾家財結死士擊始皇於博浪沙中欲為復讎卒請高帝滅秦社稷此皆慷慨磊落之人激於忠義奮不顧身用七尺之軀欲報刻骨之怨而有

國者所當招徠以備非常者也金人自入寇以來賊人父兄擄人子女多矣又且劫奪兩宮遠征沙漠吾人怨之深入骨髓其間豈無抱忠秉義志雪國耻如豫遜張良者而金人恬然未之知也虜部之中我庭之內華夷錯雜群虜略無彼我之間因權制敵最為良策朝廷莫若復漢武奮擊匈奴之科以募天下死義之士激以忠孝結以至誠厚其族屬優其田里臨軒泣涕而遣之勿使之出奔俾自為國每豫吾事窺伺虜將之不戒竊發於坐刺而斃一人而百萬之衆可俘誠矣雖然古者破人之國有以力用之者有以計取之者吾將良兵精土地廣財用足有萬舉百人之勢則術不必奇謀不必詐傳檄鼓行坐收其斃可矣虜將非其良兵非其精土地非廣財用非足而敵人強盛力不能支則投間乘隙以計取勝所不可緩也今中國與金人盛衰之形強弱之勢不待較而知矣用前者之謀以為平戎之計誠今日之急務歟

凡用兵之道務講其實罰有功而賞必自其踈賤者始有罪而罰必自其貴近者始踈賤而先賞焉則舉無不賞也故賞一人而萬人畏而萬人勸貴近而先罰焉則卒無不罰也故罰一人而万人畏蓋用其實罰者有要故也今也當一隊之長處千人之上不幸而毫髮過舉主帥坐乎廳事使左右執而笞罪於庭是不遺貴近矣是知所以用罰之要矣士固可使畏也然實喪夫長上之心蓋法嚴而禮不足相也夫禮禁於未然之前而法救過於已然之後法之為用其不逮禮也久矣與其既過而治之以法固不若講禮禁於未然也彼以大官重祿介然居士卒上日夜所以督之董之者莫匪鞭笞垂朴也彼素待其士卒如是矣一旦有失吾以彼之素待其士卒者待之其心寧不愧耻惟君子為能知過自非君子孰不曰吾身已辱矣廉耻索然喪矣事之卑賤無厭者何往而不可為矣故法愈嚴而罪愈不禁吾固講

之也凡人之心孰不惡辱而好榮故善化人者必厲其廉隅砥其節操嘗使夫耻辱存諸其心而不使加諸其身耻辱存諸其心故戒懼震悼惟恐其身之或罹是也故有所弗為其所非貪身已罹是矣則彼又奚足憚之有哉仰而畏主帥之嚴毅也俯而怵然則臨其士卒也則彼又奚樂為吾盡死力哉故法嚴而禮不足相者非惟非不可禁也實喪夫長上之心今使罪可禁罰可畏長上之心不喪惟先禮而後法尔先禮而後法去者非廢夫法也凡所謂長上者吾厚禮以待之公事畢則与之懽然相持相憐之上勿使奔走趨伏視士卒無異如此故人咸知夫官職之榮而有恥心若猶未免乎過也宜度其大小輕重非有大故則不以贖其者至削官聚爵固無困夫笞笞亦足以懲矣明罰加誡其身而廉隅節操猶在也後亦可無大過矣故用兵之道法以制政禮以正邪故法欲其嚴也禮欲其隆也法不嚴則易亂禮不隆則易動今也禮法亦不相參矣禮法之不相

參猶可言也其甚敵者三軍之士煥然有離心矣夫戰之道陣
欲堅鬪欲齊士無有二心故其陣也堅肯以死易生故其鬪也
齊夫死者天下之至難也堂堂然而陣霆然而鼓秉旌而麾之曰
爲我死於敵當是時也非夫愛我如父母畏我如雷霆厚我之
德而采我之澤謂不死不足以報也則吾安得使之必死哉彼
固有舉大將旗鼓與賊爾彼固有弃甲曳兵而走尔用百萬之
衆不素結其心者不得一人之力是故善將兵者使三軍之士
衣非有餘也而不至於寒食非有餘也而不至於飢力非有餘
也而不至於竭故其志不驕力不墮今也有寒飢不免焉者也
勞勩苦骨日習戰不止力已竭矣兵固不可使志夫戰也不可
使志夫戰曰習焉可也今乃窮日之力而後止凡人血氣莫不
有限如此歲歲不止而強者日益衰壯者日益羸銳氣日益喪
則是君侯之兵敵未至而先已疲弊也彼衣食往往有未足况
勞勩苦骨日習戰不止乎君無事猶有缺缺然者一旦欲使死吾

旗鼓之令是烏得不離哉今誠上而遇長上以禮撫士卒以恩
閑其日力俾少安逸以養其銳氣密加燥濕問以已意以通其
情夫如是百將同心三軍一力蹈白刃赴湯火惟所以命

攻守論

老泉先生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
兵以攻堅城則耗兵費糧而敗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
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所不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
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數擊
人有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
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西銳兵出其東者曰奇道大山峻
谷中盤旋從後潛出其間不鳴金不擣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
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
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
道之兵精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

誰何者其用國有謀蓋可見也君侯自視吾之用國與夷狄之
用國孰愈其賢者在位其能者在職其上下之情通其號令一
其賞罰信其政事修舉凡是數者吾有弗逮也而兵力形勢又
居其下重以沿邊四軍一進一退首前尾却挾此三不韙吾特
進討焉尔是烏能與夷狄角哉故曰厥今天下有自守之形無
出攻之形君侯所以用荆襄者亦出攻乎亦為自守計乎某愚
不肖竊料君侯之兵決不可以獨進而自守之策亦未有得持
十數萬之衆進不能以攻退不能以守直為此憊憊何也今攻
既不可議矣請言守之策荆襄二道天下之衝也其要害之地
有三焉曰武昌曰襄陽曰江陵武昌足以控淮漢西然不若襄陽
兼淮漢汝潁而制之也襄陽足以控淮漢汝潁然不若江陵兼
漢沔吳蜀而制之也故其地形最強者惟江陵其次惟襄陽又
其次惟武昌大抵上流為重方今君侯大屯在武昌而分成襄
陽謂江陵有襄陽之蔽也曾不置兵焉也武昌成襄陽者是也

而空江陵者非也是何也夷狄不南下即已就使南下其名若
寇吳者寇蜀者而精兵勁騎萃于漢上數道並進使吾莫知適
救多以馬載糧糧盡而馬繼之必將屠我襄陽武昌救兵日夜
倍道凡五六日乃至襄陽城下勝負之勢未可知也不幸而少
却則襄陽上矣襄陽上敵固無急乎武昌背荆門趨江陵如
蹈無人之境而江陵上矣并夷門取利歸兼巴陵置重兵于襄
陽于江陵而江淮漢上流之地盡入賊矣江淮漢上流之地盡
入賊而吳蜀可憂矣今尚庶幾其不至是者恃襄陽之有兵也
襄陽之兵之可以必守者恃武昌之有兵也兵志曰牙恃其不
來恃吾者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今襄陽隱
然為吾重蔽其去武昌蓋七百里是大援乃在七百里外非
所以必守之不可攻也君侯留一二親信守武昌而親以兵開
荆門為襄陽後拒江陵為荆門後拒襄陽有急

荆門之兵出于襄陽江陵之兵出于荆門賊今以至而援兵明
曰城下矣故可使夫敵人不得輕出以犯我故重荆門江
陵之屯所以重襄陽也重襄陽則江陵安江陵安則吳蜀舉安
武昌無憂也惟是三鎮更相掎角君侯誠分屯焉居無事三鎮
鼎足而峙武昌且可無漢沔之憂得以控蘄黃援合肥自古
取吳取蜀多由江陵主上捐全楚之地畀付君侯固為其能保
庇之以重我吳蜀也今攻守之策兩廢不講賊并襄陽入江陵
是直坐吾腹中尔四肢當何用力哉天下有投機之會有持
久之計其前所謂漢唐之創業與其中與其成功之日甚者不
出二年此投機之會也今中興以來十有四年矣中原尺寸之
土未聞有人職方者而賊勢視靖康熾甚則彼此務為持久之
秋也襄陽特立於外而武昌乃七百里外疲於奔命此豈左右
吳蜀持久至計邪誠使襄陽後拒有荆門荆門後拒有江陵賊
雖曰暮至吾不七百里疲於奔命故可以持久

蜀邊論

方舟先生

天地遠近之不可窮乎古今見聞之不可盡乎不可窮而窮之
以此之近而况彼之遠曰天地之限也不可盡而盡之以我之
聞而接人之見曰古今之事也此四夷之殊宜制禦之異用也
且以天地遠近既有一定之限一見之一聞之足矣而古今制
禦之道有不可窮不可盡者以此之一隅反之其彼之三隅者
猶是也故遠近復有遠近有不勝其聞不勝其見而欲窮之盡
之四夷制禦之變舉積諸此也吾蜀之西南夷特以中國遠近
見聞所及者自先王以來端以秦漢為兆亂之始寔淫乎唐人
則受亂矣蜀不可無則西南夷不可絕其拓土之得孰與受亂
之失哉秦以司馬錯通蜀造意宏天長城備胡以及它方漢初
困於匈奴武帝則大宛疏勒番禺夜郎昆明獼貊則車馬踐跡
鋒鏑交橫於四夷矣中國示以可來之塗服以必爭之氣譬夫
操叔向犬豕而欲殺之彼獨不信視及噬乎且武帝元鼎六年

也開西南夷是歲改元又攻滇王求善馬元封六年也越雋爲
姚州爲益州皆夷越之地其國志所謂九龍傳寶祚者今則雲
南六詔或離或合矣且雲南與吐蕃以六城爲距離合不常之
國也越雋去吐蕃不數山可使之離不可使之合則中國利害
之決也唐開元以前雲南未嘗畔漢爰自章仇兼瓊解于仲通
李宓貪求邊功以致生事蕃蠻合而讎我者五十六年不解
羅鳳人寇成都是也大曆間雲南求再納款張延賞懲前患拒
其請至韋臯則開戎州路而許其來且前日越雋唐人封疆之
內故臯得以拓土不已仰惟國家弄清谿關外地以遠之此閉
玉門之時也如臯復開一路其鑿隙如開鼠穴不患其不來矣
利其納款之物而啓其內悔之心禍可勝諱哉嗚呼任生事之
人而欲其無事用貪功之人而欲其不貪天下豈有此理當上
體藝祖所以弃地懷遠之意擇人而任之則蜀邊可以於無事
矣

禦夷狄之形勢

張待制

公邊置劇鎮重地足以制夷狄陸梁之患周逐獫狁北至太原
既城胡方全師而還周天子之心以爲胡方重鎮則獫狁陸梁
之患將不至於中國此可以班師矣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
之地盡以公邊爲節度府而兗陽胡方之軍帶甲十萬足以制
夷狄之難此宣王城胡方以制獫狁之遺意以是知古之善禦
夷狄者必置大屯於要害之地形制戎狄則敵不敢過而爲害
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遇城焉則腹背受敵此
用兵之所深忌也後世有亭障之地狹隘而不足以屯重兵鎮
心之兵驕脆而不足以當大敵聞邊塞蕭條則辛酸動容逢胡
虜騎領則孺駭凌蹙以此制敵宜乎寇至如入無人之境牧馬
屯中鞠於桂粟而夫樵婦整爲囚俘者也漢有疎更之卒疲於
道路而不足以息邊有非錯者欲募民當塞而文帝不能盡行
唐有防秋之兵坐耗廩粟而不足以鎮仇方爲陸贄善欲募民

屯邊而德宗未嘗備用夷狄為患非無良策人主不能用相也

形勢無一定之所

張待制

昔之人論天下形勢者必曰秦得百二齊得十二此天下之常勢也愚以為不然天下之形勢未嘗有定所也特視時以為輕重爾漢楚之勢在齊非齊果為天下之形勢也蓋韓信以齊附楚則楚王以齊歸漢則漢帝舉而自王則鼎足之形成也七國之變形勢在梁非梁果為天下之形勝也蓋吳楚得梁則可以入關漢倚梁則足以制楚也祿山之入關也形勢在潼關其欲吞江淮也形勢在睢陽蓋潼關既破則關中不可守而睢陽不破則江淮以為扞蔽也河北之亂形勢在魏蓋魏存乃燕趙之扞蔽得魏則燕趙有唇亡之憂也嗚呼形勢之地我所必爭敵所必取我得之則足以蔽敵人之死命敵得之則足以扼吾之咽喉其餘利害安危者如此之大也劉項之際劉通知天下之勢在齊七國之亂劉孟知天下之勢在梁祿山之變李泌知

漢魏之勢足以扞關中張詵知睢陽之勢足以蔽江淮以此之

新刊 國朝 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